

心灵幽微地带的真实写照

——读洪放散文集《幽深之花》

许俊文



《幽深之花》 洪放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散文是一种“向后看”的艺术，是作者通过“回溯”、“自省”，感知生命和生活意义、趣味的自我呈现，它来自于性情，关照和涵养的也是性情，并不具备铺陈宏大叙事的功能。因之，散文应是蕴蓄的短歌，流苏的小笺，或涂在书边的眉批。当下散文有越写越长的趋势，动辄万言，其边界不断被突破，大量芜杂的、未经时间沉淀与心灵发酵的生活皮相，被简单地移植到作品中，从而撑起所谓的“大散文”。

洪放先生的散文集《幽深之花》，是作者于小说创作之余，一次次蓦然回首，深情地打量昨天，引发内心怦然一动，又怦然一动之后，化诸为文字所得。其风格内敛、含蓄、幽微，恰似开在晦暗不明的心灵地带的蓝色花朵，暗合明清小品文的雅致和日本美学清寂、幽明的艺术特征。

化外物为内在情愫，是散文完成“外洽”到“自洽”的必然路径。洪放的散文作品在对外物的处理上，采取的不是生硬的“借”，即借景抒情，而是“融”，他把自己的时光、气息、感觉、体悟融进他物，像雨水化为植物的汁液，岁月编织成年轮，臻于物我一体，而非简单地范山模水。这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得到验证。

“南方诸多的花朵中，只有桐花是一种能让人看着却从没有人采摘的花。事实上，它有种洁净的美好。当然也有种幽明的气息。”（《桐花落》）。桐城是洪放的故乡，因桐木而得名，因文藻而驰名。想必作者对那块土地上的桐木早已烂熟于心，凋落的桐花不止一次拂过他的肩胛，飘入他的梦境。甚至在那些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桐花，被雨水收走之时，偶尔生发一段不为人知晓的轻愁。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作者回眸返视，此桐花已非彼桐花，犹如镜中水月，恍兮忽兮，其镜像与滋味，只有桐木下生、桐木下长、桐木下歌哭过的人所悉知。且因场域的转换，岁月的浸淫，记忆里经受过清明雨，一落下来便消逝无踪的桐花，自然就有了种“幽明的气息”，“或许那是刚刚逝去的村庄上的人的灵魂”。作者行笔至此，似乎还未尽意，借桐花结出的桐果，桐果榨出的桐油，“走进了江水，成为舟，成为桨，成为各种器物上最坚实的追随者和保护者。”“当桐油抹上逝者的棺木，村庄上的人一下子闻见了桐花的气息。”读着这样幽深的文字，我们的心一步步地往深处走。

我始终认为，一篇好散文的诞生，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和技巧，它是写给自己看的，就像夜深人静时与自己的灵魂或故交促膝交谈，低声细语，娓娓道来。殊不知，高声大噪是呼喊，语无伦次是胡言，喋喋不休是絮叨，哼哼哈哈是应酬，花言巧语是粉饰。小声说话，说有温度的话，虽然微弱，但相信对方能够听得见。

作为桐城的后学，洪放当然知晓300年前的那桩惨案，斯地文化名流戴名世的死，不能不让他感到隔世的寒冷。于是，他来到戴的墓前，隔着一层幽深的黄土与前辈相见，驻足、凭吊、祭拜之后，只留下千字短文。按说，伫立在一代名士墓前的作者，可以悲逝者所悲，愤逝者所愤，怒逝者之怒。然而，洪放只是低声地说，“油茶竟然与墓地相互贴切，被砍伐了松树林，如今只剩下一些低矮的小老树。墓地因为被修葺，时光之感和疼痛之意近乎消失。半新的碑，不比荒草更有年代感。”这话是说给逝者听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听的。面对三尺黄土下的幽魂，作者很想知道戴在含冤而死前想些什么。“当刀锋进入脊梁，寒冷一如斜阳，他那一刻所能想到的所能忆起的，一定不是故乡，不是前程，不是《南山集》，更不是书卷。我无由地觉得，他只会想到天空，想到高远的秋天，那些从沙岗子飞过的雁阵。”读到这里，幽深的哀物之切，之憾，我们是不是在一声叹息之后，微微抬起头来仰望高渺的长空呢？

阅读《幽深之花》，不能忽略它的语言。日常生活中除了哑巴，似乎没有人不会说话。说话就是运用语言的艺术。大街上发生了一件事，张三说，李四说，王二也说。但说归说，同样一件事，有的说的拧巴干瘪，有的说的生动有趣。洪放会说，他说得节制，说得精当，三言两语便托出一个鲜活的人或物。

我对散文语言的理解是，婉转如河流，朴素如草木，真诚如故交。在我的印象里，洪放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用来写小说，一套用来写诗和散文。显然，作者在《幽深之花》中使用的是后一套语言系统，简洁、含蓄、幽玄。其语言之美，美在传情达意，美在曲尽其妙。譬如，他写那些地下的幽魂，“他们或蹲或站，或走或停。他们或倚在墙角喝粥，或扶壁相看。他们手里还有村庄上稻花的香气。”（《幽深之花》）诚然，气味是比肉体更易消失的物质，可偏偏洪放就从淹没的岁月里嗅到了一缕稻花的香气。

再譬如他写早逝的开火车的小弟：“从前，夜行火车通过南方的岗地……而火车过后，空荡的铁轨上，到处浮动着小弟那早逝的苍白而细瘦的目光。”（《夜行火车》）。“这向晚的门前场子上，一些细小的飞虫，把从菖蒲或者水里携带上来的那些更加细小的气息，轻轻地却不依不饶地点染到头发上、衣角处、睫毛边。于是，你打一个喷嚏，声音里有腥味，刚打出来，便被正在绽放的洗澡花或者书带草给吸纳走了。”诸如其类的句子或段落，书中俯拾皆是，可以当作诗来读。

好的散文语言，不仅能够提炼情感的纯度，钩沉岁月的深度，还有助于打磨思想的亮度，携带生命的温度。当然，前提你得有好的艺术感觉。

读罢《幽深之花》，掩卷揣测，它的作者定是一个念旧的人，一个守护心灵的人，一个不肆喧哗喜爱独酌和沉吟的人。

命运的惩罚

——评诸山短篇小说《最后只剩下谁》

胡岚

工业体裁的小说《最后只剩下谁》（原载2022年第4期《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工业体裁的小说，因其领域的行业性强、专业性特殊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好写，但诸山的这篇小说却写得意味深长。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揭开父亲再三讳言的往事。以父亲遗言为切口，在对父亲沉默多年的往事寻踪过程中，展现了一起让人惊心动魄的事故真相。历史终将过去，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往事被尘封，但真相依然触目惊心。

父亲王蒸民从部队转业到渤海油田工作，两年之内从科员升到副处级，原本光辉顺畅的仕途，莫名地中断。意外车祸身亡的父亲留下临终遗言，让“我”去找最后剩下的三个人。

葬礼上大河集团总裁莫瑞利、出租车司机李大运的到来，都让“我”感到意外。更意外的是他们竟然是父亲口中所说的知情的三个人之中的其中两人。尘封的往事揭开了一场海难的真相。其惨烈，让人想到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事件。

让父亲讳莫如深的那段历史，是指1967年至1969年。庞光华原本是石油指挥部副指挥，被以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名义，下放到钻井队接受劳动改。“解放前曾是一个次产阶级臭少爷的庞光华不但自己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的一个女婿1949年去了台湾，又从台湾去了美国，而且他居然敢说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研制的平台技术含量太低，质量严重不过关！甚至比不上国外二三十年前的同类产品！”就这样庞光华因出国留学的经历和说了实话，被人拉下台。黎励琦是钻井队唯一的大学生，在事故发生之前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危险，提出要对钻井设备先进行安全检测，才能投产，这点他和庞光华的认识一致，然而他们的意见，还是没能阻止钻井平台出海。时任钻井队指挥的王蒸民，为了在大年三十出油，赶工期、抢进度，没有对突击建成的钻井平台进行检修就投入使用。钻井队长莫瑞利在发生井喷后，粗暴拒绝了黎励琦先清除障碍设备的建议。身为指挥的王蒸民更是固执己见，拒绝了庞光华的建议。眼见火势失控，为了不背上失职的责任，不影响前程，他以保护国家财产为由，做出了死守平台的错误决定。海上天气突变，落入海中逃生的人，刺骨的冰寒以及他们身上被打湿的棉衣裤，都成了沉重的负累，加速了他们沉入海底的速度，几十号人最终

被海水吞没。唯一的救生艇上，只有四个人活下来。

目睹了海难事故之惨烈的王蒸民，不再热衷升迁，从此深居简出，讳言海。甚至不允许儿子报考海洋大学与石油大学。与王蒸民相反，莫瑞利职务已至副局，成为油城首富，他热心公益，捐建希望学校，却依然高处不胜寒。海难发生后，李大运从钻井平台调到运输车队，后来主动要求下岗，当上了出租车司机。多年来，李大运想起死在海难中的好友钟景亮及众位工友，就会有深深地自责，那些冰块在每个黑夜都在梦中与他纠缠。只有黎励琦还在做钻井平台设计，为了纪念那次海难，甚至把研究院建到了海边。讳言提海，不再联系，成了活着人的共同默契。莫瑞利更是王蒸民车祸肇事逃逸的司机，多年来海难事故的阴影和肇事司机的罪责，让莫瑞利在告知“我”真相后自杀。

最后只剩下谁，既是小说的标题，也是作家的问责。对海上事故发生后的不同态度及认知，才是小说的核心。那个视生命如草芥的疯狂年代过去了，如何才能预防悲剧不再发生，如何更好的尊重生命，重视安全、防患于未然，设计并完善更好的钻井平台，才是对那场事故最好的怀念，这是黎励琦一直坚持设计钻井平台的初衷。

一场海难改变了活着的人的人生轨迹。从此，那几十人葬身海底的惨烈画面追随他们一生，如同恶梦，成了他们背负在人间沉重的十字架。灾难面前人性的自私、欲望，胆怯，真实又残酷。当初只想能够活下来，谁都没有想到让他们活着，成了命运对他们最沉重的惩罚。

石油题材的小说并不好写，但是诸山却写得惊心动魄。揭开了被时间掩盖的迷障，让真相呈现，写出了对人性的自私、胆怯、欲望以及人生的命运感。

